

笋自林中来

胡烟

金农，号冬心。“扬州八怪”之首。
我喜欢被冬心先生击中的感觉。不知他是怎么想出来的，短诗文，字字句句，浓淡相宜，冷不丁就“砰”的一声，落在你心上，久不消散。那种滋味很美妙，难以形容。像什么呢？好比绵绵雨夜，山中木屋静读，响起笃笃敲门声。一推门，知己披蓑衣而立。

倘若还不能通达那种意思，且用“会心”二字概括好了。
你看，冬心先生这样写：“时雨夜过，春泥皆润。晓起，碧翁忽开霁。玉版师奋然露顶，自林中来，白足一双，未碍其行脚也。”

几行字，让人心里喜滋滋的。本来是个画画的，却像是要抢了作家们的饭碗。我摩拳擦掌，试着用白话文复述：

一场夜雨过后，春泥湿润。清晨，天气豁然晴朗。推门一瞧，屋外的笋冒出了尖儿。你们是从林中来的呀，你们白嫩嫩地打着赤脚。不穿鞋，居然没耽误行脚！

好玩，但味道差了好多。

后续，冬心先生又讲了一个故事，说南朝时候有个浙江人叫沈道虔。有人到他菜园子里偷菜，他一点也不心疼。即便当场撞见，也不拆穿。但有人在他屋后挖笋，他急忙出来制止——您可别破坏我挚爱的竹林呀，菜场上有更好的笋呢。遂买来送给小偷。沈道虔研究《老子》《周易》，隐居不仕。

故事也是三言两语讲完，又在我心里生了根。琢磨了半天，觉得沈道虔这人，必定跟冬心是一路的。冬心先生机灵，水灵灵的藏着机锋。画有灵气，文字也灵，讨人喜欢，又引人深思。

他写故乡杭州的竹子，“人行其下，翠沾衣襟”。

“风约约，雨修修，翠袖半湿吹不休。竹枝竹枝湘女愁。”是他的句子。

他还写，“秋声中惟竹声为妙，雨声苦，落叶声愁，松声寒，野鸟声喧，溪流之声泄。”

我读的是《冬心画竹题记》，薄薄的，在枕边三年有余。有空就捧起来，浮躁的时候难以进入，有不知所云之感。一旦静心，透过他的文字，觉得眼前这日子真是有味道。要向冬心先生学，好好地过生活。让一切有生气。

冬心是竹痴。作为专业画家，他一边画竹，一边讲故事。庆幸，故事都在题记里传下来。偏僻的典故，画画的心情，各种思绪，看似泛泛，实则浑然竹子气。

记得有一则故事，说明代有个画家叫九龙山人，某月夜，江上隔船听吹箫，入了迷。感动之余，画了一枝竹，送给吹箫人。没承想，那是个商人，第二天就找上了门。上门做什么呢？奉送了一条名贵的织纴，并请山人为他再画一幅竹，凑成一双。山人呢，果断将之前的竹子画讨回来，当场撕毁。这件事传为了美谈。

冬心先生接着抒情——今年四月十五，我夜泊九龙山前，缅怀山人的高蹈之风，灵感笔兴漫卷纸上。想在自己的竹子画里，写出这层意思，忍不住感慨，这世上到处有月，有箫声，商人也比比皆是，名贵的毯子更是不少，却鲜有九龙山人这样的性情中人了。

月夜泛舟，听箫，画竹，俨然风雅梦境。梦里梦外，两个性情中人。

还有，那年的五月十三，是竹醉日。杜秀才从太原来，赠冬心先生美酒一瓶。先生一面赏竹，一面把酒浇给竹子君喝。他搞得相当有仪式感。在甬道上，郑重地淋了满满三大杯。随后，又用酒兑着墨，挥竹一幅。

冬心先生自问：“竹子怎么能喝酒呢？竹子喝酒会醉吗？看我画的竹子，飘逸淋漓，真是此君已经喝得醉醺醺了。”

冬心与竹，两兄弟。

我觉得有趣，百度了一下，还真是孤陋寡闻。“竹醉日，即为栽竹之日。宋代范致明《岳阳风土记》：五月十三日谓之龙生日，可种竹，《齐民要术》所谓竹醉日也。”古人的“竹醉日”富有诗意。不知其他人是否在当天也舍得给竹子饮酒。现代人，只剩下植树节。

有趣的，还很多。

一日，冬心先生在江上养病，偶作小幅竹画。联想到，宋朝淳熙年间有个才子叫徐覆，浙江省高考第一名，特别擅长画墨竹，画得传神极了，像是有风来，竹子呈笑态。传闻，他殿试的时候，在考卷结尾处，画了一枝竹，题云：“画竹一竿，送与试官。”清狂可爱！

回到竹子画。冬心先生画竹，60岁才开始。他不师法前人，而是在自己的宅子东西两侧，种了千棵竹子，以竹为师。

竹子会教人怎么画竹子吗？一千个人心里有一千种竹子。跟着老师学，那是老师眼里的竹子。冬心的竹子画，只画冬心眼里的竹子。冬心眼里的竹子长什么样？看画便知。

冬心的竹子画，让人觉得怪。他是“扬州八怪”之首，觉得怪，那才真怪。

冬心自己的理论是，画竹宜瘦，“瘦”，象征多寿。他还揶揄说，庄子曾提到有一种树，比十人合抱都粗壮。这种植物是不屑入画的。不然朋友会嘲笑画家是个爱吃肉的家伙。

冬心的竹子画有两种。一种是墨法写出来，竹叶很浓，恹恹的，实际是拙。竹节处，瘦得快要折断了，却有力道，很舒朗，其间有清风过隙。还有一种，完全用笔法勾画，宽叶，叶茎清晰可见，类似书法里的双钩。竹竿也是丰腴。这分明就是胖竹子嘛！两种画风，截然不同。后者，总觉得上头落了雪。

冬心画，有绝招。他有镜头感。各种视角的竹，像拍照，



俯拍、仰拍，近景、远景，图式很丰富。冬心画墙外的竹，竹叶密密的在墙头挤挤挨挨，浓墨淡墨穿插，淡处仿佛生烟。白墙一面，让人思忖着，里头住了什么人。

冬心先生50多岁开始画画，出手即不凡。原因？他善于把玩。把玩，不是非要握个什么东西在手里摩挲，心情可以玩，梦境也可以把玩。比如几枝竹子，他琢磨出这么多意思，玩出这么多花样，故事总也讲不完，实则玩的是一种心情。他种梅，他养鹤，“携鹤且抱梅花睡”。下笔全是文章。他还玩菖蒲，爱得死去活来，又是把人当儿子，当孙子，又是给菖蒲过生日。玩出了新意，玩出了门道。门道，即是门径，是道行。有道行的人画画，怎么画，就怎么对。

想起友人王大濛，无锡人，擅养菖蒲。精石刻，通绘画。他母亲逢人便说，我儿子大濛命不好，退休后本该享享福，却天天跟那些泥巴石头打交道，累得干瘦干瘦的，可怜得很。

大濛的母亲不知道，中国文人，玩的就是听风赏雨。扬州个园，主人为听风，造箫墙，箫墙孔连孔，风稍动，箫声起。又，文人植芭蕉于北窗，雨打芭蕉，一派闲愁。

去年到扬州，在冬心居住过的西方寺静坐，院子里仍有芭蕉，绿上了天。可惜未写，“冬心先生手植”。

眼下，正是春要来。念着冬心先生的“笋自林中来，白足一双”，觉得未来可期。好日子，哪里需要锦衣玉食呢？

我从其中一间紧张的居室中醒来
 双眼流着汨汨的肥墨
 那个把浮玉山排成三瓣儿的人
 春风将他的头颅吹得
 暖融融的
 湿濡的绢面上
 左侧的崖壁被咬得，咋咋作响
 右侧缓坡则用来松开山水的暴政
 主峰浓郁融成他性格的一部分
 在构图中
 他让肠里的酒水流得涓涓的
 又得意地指给我
 山河的隐喻——
 小腿青绿的细毛
 玉人横卧在江面，指间
 缠着轻快的碎浪
 我们总有旺盛的欲望
 漫山漫野地爬
 去揭开掩在深处的遗墨
 直到我们精疲力竭
 他皱皱破乱
 整山的树，舟，桥……
 唧唧呀呀地怪响
 直到他意识到自己的至元年间
 抱路呜呜地哭
 直到我慢慢退出
 坐回到三千里外的
 这把椅子上
 旁观他
 一生的悲喜

早春，游浮玉山居图

贾假假



吴冠中作品

这不过是春天

范墩子



我平躺在地，遥遥地看天，仍能看到一些星星，我在脑袋里想着它们落下来的情景。

像雨滴一样纷纷掉落在沟里，孩子们抢着将星星捡回去，放在院落里的窗台上，给家中的小猫小狗看。我想想，也笑笑。没想到这一笑，竟把一地的草香吸进了肚子里。青草的香味湿漉漉的，挂着月影，这可真叫我自在。

我爬起身来，学羊在地上跑，这里闻闻，那边闻闻，不时再抬起头，看看头顶的云。当风微微吹拂时，这片寂寞的沟，似乎到处都能闻到青草的香味了。我没去过草原，但我想，沟里的草香和草原的草香肯定是不同的。

沟里的草多是杂草、野草，各种没名没姓没有来路的草，但这片沟却是我的天堂，我爱这沟里的每一株草。沟里的草香，不那么热烈，也不那么浓郁，而是一种极为清淡的香味，只有你把心交给大地，方才能闻见青草的味道。

羊是最熟悉草味的，它们每天都在嚼呀嚼呀，把飞鸟的梦咽下去，把村人的疲惫咽下去，把生活的苦涩咽下去，也把一地的草香咽进肚里。所以，羊是这片沟里最干净的动物，也是最有入

味、沟味和草味的动物。

这扑鼻的草香里，一定埋藏着什么密码，也许是大地记忆，也许是几千年前的影像，人无法知晓的，羊把草香咽下去的时候，羊可能就知道了。不然羊在吃上几口青草后，为何要抬头对着苍天咩咩叫上几声呢？

草香在沟里是可以看见的。阳光下，露珠在草叶上闪烁着清亮的光，滴落在地时，像绿色的墨滴被抖落，连空气都被染成青草的颜色。花朵在朝着云笑，风从沟里走过时，草香里就能听见一地悦耳的笑声，像娃娃们在耍。

那只蚂蚁从草叶下走过时，正好叫闪光的露珠落在背上，蚂蚁就停住脚步，闻露珠里携带的草香。蚂蚁好久都不走，它似乎也陶醉在半路上。虫子们也开始出来活动了，蝴蝶从草根下面蹦出来，蜗牛停在草叶上继续伸展腰肢。

这是沟里最美的季节，阳光灿灿，坡地青翠如毯，鸟雀在天上欢叫，怒放的花儿正卸足了劲，在风中抖落身上的尘土。远方的风是透明的，可风一旦将远方的梦携到这里来，就被无垠的沟野染上颜色，而显得生机盎然了。

在这偏远的地方，草香叫人安宁，很快就会忘了昨日的不快。朝四处望去，每一株不起眼的小草都意气风发，如同士兵在风中唱歌。花儿脸上永远挂着笑容，它们似乎从来都没有烦恼，太阳升高时，它们就笑得更欢了。

二

穿行在密匝匝的洋槐树林中，阳光从树枝间漏下来，亮灿灿的，雾气朝四野散去，露珠不

主题词写作——

这不过是春天

时会被鸟声震落在头上。朝前走时，见前头竟有一地野花，急忙跑去探看，才发现是阳光在草丛间跳跃。地上潮气很重，落叶积了厚厚一层，昨夜林中肯定发生了很多不为人知的神秘故事。有些落叶已在此多年，至今尚未化作泥土，它们把大地的秘密盖在下面，生怕被野风带走。

我摘下一片槐叶，背靠住树身吹曲，我一吹，远处的鸟就叫得更欢了。鸟以为是它走失的兄弟在说话。阳光恣意地洒落在草丛间，时而在我的脚旁瑟瑟纳上舞动，时而又跑到我身后的车前草上跳跃。槐树不像松树那般挺拔，总显得扭扭捏捏，就像一群羞红了脸的姑娘。林中很不平坦，有些槐树枝就如蛇般胡乱盘绕在凸出的高台上。很少有羊进到林中来，尤其到了夏季，槐叶茂密，羊或许会嗅到危险的讯息，所以羊更愿意站在辽阔的旷野里吃草。

青翠的野草遍地疯跑，我躲着那些高昂着额头的野草走，生怕踩坏了它们，但总体而言，这里的大多数野草都经得起蹂躏。没走多远，我的裤腿就已被草叶上的露珠打湿，脚腕凉飕飕的，叫人感到轻松。槐叶舒展翠绿，槐树粗糙如麻，用手去摸这些大大小小的槐树，总觉得树皮在咬手。剥下树干上的干皮，里面依旧深褐色，那里刻满了槐树的记忆：有关鸟鸣和暮霭的记忆，有关狼群和野猪的记忆……把干枯的树皮攥在手里，就像攥着一堆记忆的影子。

槐花到5月才能满山开放，现在是4月上旬，连花苞都很难看见。继续往林中深处走去，愈能感受到凉意，野草就更茂密了，有些低洼处，草竟有半人高，我是不敢下到那里的，说不定里面就钻着长虫。有棵槐树长得非常高，树身碗口般粗，我抱着树身猛烈摇晃，树叶便发出哗啦啦的响动，像一群小鸟在鸣叫。叶面上的水滴纷纷落下，叫人以为是野鸡正在抖落羽毛里的尘土。这片林地很少有特别粗壮的槐树，很久很久以前，这里莫非还是一片荒地？

很难再听到沟里的风声，槐林是把野风锁在林外了。听见头顶上方发出惊动的声响，抬头去看，鸟群却早已飞远了。有些树根处，竟长出好几棵小槐树来，那是槐树的兄弟姐妹，我在想，夜深人静的时候，当野风偷偷钻进林中，这些彼此挨得很近的槐树是否会说些梦话？村里的人们肯定是听不见的，羊圈里的羊肯定也听不见。那谁又能听见呢？悬在槐树头上的月亮是可以听见的吧。这林子实在太过寂寞，太过冷清，它们总得和谁拉拉话的呀。

在空旷地带，阳光愈加炫目，但并不耀眼，我蹲在地上，观察那些沾满露水的野草。我期待能见到一只蜗牛，或者正在搬家的蚂蚁，但很遗憾，什么都没有看到，除了林中那一地青翠的野草。我这才想起现在还是清晨，昆虫们可能还未醒来，再过上两个时辰，这林中恐怕又该是另外一番景象了。鸟声渐渐密起来，但显得林中更加幽静。再等上一个月，槐花就全开了，有纯白的，也有粉色的，知了也会多起来，到那时我还要再来上几趟的。